

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八

欧阳修散文

蒋南华 编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目 录

欧阳修和他的散文.....	(1)
卖油翁.....	(6)
伐树记.....	(8)
樊候庙灾记.....	(13)
养鱼记.....	(17)
送陈经秀才序.....	(20)
泗州先春亭记.....	(25)
与高司谏书.....	(29)
读李翱文.....	(39)
夷陵县至喜堂记.....	(44)
纵囚论.....	(50)
答吴充秀才书.....	(54)
为君难论（上）.....	(60)
为君难论（下）.....	(67)
朋党论.....	(73)
画舫斋记.....	(79)
醉翁亭记.....	(84)
丰乐亭记.....	(89)
偃虹堤记.....	(94)
送杨真序.....	(100)

尹师鲁墓志铭..... (105)

七贤画序..... (113)

明宗纪论..... (116)

伶官传序..... (121)

宦者传论..... (126)

有美堂记..... (130)

秋声赋..... (136)

梅圣俞诗集序..... (141)

相州昼锦堂记..... (147)

祭石曼卿文..... (153)

欧阳修和他的散文

欧阳修，字永叔，自号醉翁，晚年又号六一居士，宋代庐陵（今江西省吉安市）人。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（公元1007年），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。

欧阳修四岁丧父，家境贫寒，母亲郑氏用苇杆当笔教他在地面上写字。他从小聪敏过人，读书能过目成诵，二十三岁时就中了进士。从此，长期在地方和中央做官。

欧阳修为官清廉忠直，不阿谀苟且，不趋炎附势，为人刚正，“论事切直”，敢于仗义执言。虽为忠者所钦，却往往为谗者所忌。因此屡遭贬谪。

天圣八年（公元1030年）正月，欧阳修始任西京留守推官，他与尹洙（师鲁）交往“为古文，议论当世事”；与梅尧臣等交往“为歌诗相唱和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”。（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）

元祐元年（公元1034年）入朝，任馆阁校勘。这时范仲淹因言政事被贬，而身为司谏官的高若讷不但不向皇上进行劝谏，为范辩诬，却反而造谣中伤，毁人清白。欧阳修愤然投书，斥高若讷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！”因而被贬为夷陵县令。

庆历三年（公元1043年），宋仁宗为了摆脱内外交困，危机四伏，封建政权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，试图广开言路，采纳范仲淹等有识之士所提出的革新图存十项主张：“明黜陟”、

“抑侥幸”、“精贡举”、“择官长”、“均公田”、“厚农桑”、“修武备”、“减徭役”、“覃恩信”、“重命令”，打算对现行的腐朽官僚制度来一个彻底的改革，即所谓“欲正其末，必端其本；欲清其流，必澄其源”（《范文正公全集·政府奏议（卷上）》），以根除政治上的种种积弊，实现其改革图存的目的。

为了实行新政，宋仁宗采纳革新派的建议，还于天圣七年、明道二年和庆历四年，三次下诏书戒文弊，提出了“文章所宗，以理实为要”的主张，并将欧阳修从滑州召回京城开封，委以知谏院谏官之职，让他积极参与新政运动。

但由于新政损害了贵族官僚集团的特权，因而遭到了朝廷内部强大的因循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。因此很快就彻底失败了。庆历四年（公元1044年），参知政事范仲淹、枢密使杜衍、枢密副使韩琦、富弼等人相继被罢官免职，欧阳修亦被罗织罪名，于庆历五年（公元1045年）十月被贬为滁州知州。两年后又迁调扬州、颍州。

皇祐三年（公元1050年）欧阳修复为龙图阁直学士，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；嘉祐二年（公元1056年）主持礼部进士考试；嘉祐三年（公元1057年）六月加龙图阁学士，权知开封府；嘉祐四年二月免开封府尹，转给事中、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；嘉祐五年七月完成新修《唐书》二百五十卷，并自撰《五代史记》（即《新五代史》），迁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，十一月拜枢密副使；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年）任参知政事（为宰相职务），治平四年（公元1067年）遭人诬告被贬为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、知亳州。治平五年，迁兵部尚书、知青州。改宣徽南院使。熙宁三年（公元1070年）四月迁判太原府，因欧坚持不就，七月被徙蔡州。熙宁四年，欧阳修累章告老，六月获准

退休。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闰七月去世，赠为太子太师，谥号“文忠”。享年六十六岁。

欧阳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、诗人和散文家。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，是继承唐代韩愈、柳宗元古文运动的伟大成就，开创宋代古文运动之辉煌业绩的先导和杰出领袖。

唐代的古文运动，经过韩愈、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和积极开拓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但韩、柳去世之后，古文运动后继乏人，至宋代初兴的近百年间，古文运动已跌入低谷，“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，镂刻骈偶，澶涘弗振”（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），雕琢文字，讲究对偶，风格浮艳的骈体文仍占文坛统治地位。为了结束骈文独霸文坛近乎千年的历史，欧阳修继承韩愈、柳宗元“文以载道”，师法“六经”的主张，强调为文必须“明道”、“致用”；提倡朴实平易、清新晓畅的文风，反对“巧其词以华”“务高言而鲜事实”的浮靡之气。他把现实生活中的“百事”视为“道”的主要内容，认为文士如果“弃百事不关于心”，终日不出书房，就学不到“道”，就不可能写出像样的作品来。他要求作家深入生活，深入社会实践，“道羁臣寡妇之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”（《梅圣俞诗集序》）。在文章的形式与内容及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上，欧阳修强调内容和生活（即道）是文章的核心，“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”，并说：“学者未始不为道，而至者鲜焉。”（《答吴充秀才书》）

对古文写作的艺术要求，欧阳修强调要“辞丰意雄”，“简而有法”（《尹师鲁墓志铭》）。他要求写文章必须善于剪裁，做到不枝不蔓，平易自然，清新朴实，语言要精炼含蓄，明白晓畅。在他的积极倡导和长期丰富的创作实践的影响与推动

下，宋代出现了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等一大批很有成就的古文作家，从而促进了宋代散文创作的繁荣昌盛，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巨大影响。

欧阳修为了扫除宋代文坛的浮靡文风，并使自己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能与政治上的革新主张相呼应，他不仅身体力行，用自己的创作理论及其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朴实平易、清新晓畅的文风来影响、带动其他散文作家，而且还利用自己担任主考官的机会，大胆选拔古文写作的优秀人才。嘉祐二年（公元1056年）欧阳修主持礼部进士考试时，“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，号‘太学体’，修痛排抑之，凡如是者辄黜”（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），一律不予录用。事后，那些好为“险怪奇涩之文”的考生，还聚众闹事，无理纠缠欧阳修，甚至街上巡警都难以制止。但从此以后，考场中的旧习终于改变了。这次考试，取中的进士有苏轼、苏辙和曾巩等，从而壮大了古文运动的声势，形成了宋代古文的鼎盛局面。

欧阳修的散文，有的笔锋犀利，有如匕首，单刀直入，势不可挡。如《朋党论》把朋党分成君子与小人两派，层层剖析，以锋利的笔触，有力地反击了守旧派对革新派领袖范仲淹等人的诬蔑；《与高司谏书》对高若讷趋炎附势，毁人清白的卑鄙行径，进行了大胆辛辣的批评与斥责。语言明快，逻辑严密，说理透辟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

有的笔调委婉含蓄，清新晓畅，具有回肠九折的抒情意味，如《祭石曼卿文》和《泂风阡表》等。有的寓意深刻，语言通俗、简练，并以丰富的想象和比喻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趣和志向，如《伐树记》和《养鱼记》等等；有的风格清新，语言生动、形象、精练，能吸收骈文的长处，利用声韵、对仗加强思想感情的

表达，使整篇文章含有一种内在的韵律美，读之朗朗上口，寻味无穷，如《醉翁亭记》、《秋声赋》及《送陈经秀才序》等等；有的取材朴实平易，结构严谨，事信言文，不虚美，不溢恶，如《尹师鲁墓志铭》等类碑志铭文；有的描摹细腻，刻画人物和事件形象、生动而又活泼，富有生活情趣，如《卖油翁》、《樊侯庙灾记》、《七贤画序》等等。

欧阳修在散文方面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。他上承韩、柳，下启三苏、王、曾，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中的佼佼者，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主将和革新领袖。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，吴充在《欧阳公行状》一文中的评价，可以说是最全面、最恰当的评价。他说：“盖公之文备众体，变化开阖，因物命意，各极其工，其得意处，虽退之（韩愈）未能过（之）。 ”但由于欧阳修在史传文方面，过于强调“尚简”和春秋笔法，而轻视对人物形象和具体事物的细节描写，因而使得他的这类文章，往往缺乏生气，读起来显得有些板滞和乏味。

欧阳修留下的作品很多，现存有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一百五十三卷。

卖油翁

【题解】

本文通过对卖油翁高超酌油技艺的描写，说明射箭、酌油等一切技艺都可以熟能生巧、精益求精。因此，人们学会了某种技艺绝不应以此而骄傲和满足。

【原文】

陈康肃公尧咨善射[1]，当世无双，公亦以此自矜[2]。尝射于家圃[3]，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[4]，久而不去。见其发矢十中八九，但微颔之[5]。

康肃问曰：“汝亦知射乎？吾射不亦精乎？”翁曰：“无他，但手熟尔[6]。”康肃忿然曰：“尔安敢轻吾射！”

翁曰：“以我酌油知之[7]。”乃取一葫芦置于地，以钱覆其口[8]，徐以杓酌油沥之[9]，自钱孔入而钱不湿。因曰[10]：“我亦无他，惟手熟尔。”康肃笑而遣之[11]。

【注释】

[1] 陈康肃公尧咨：陈尧咨(zī)，字嘉谟，北宋阆州阆中(今四川阆中)人，成平中进士第一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。入为翰林学士，寻拜武信军节度使，徙知天雄军。工隶书，善射，卒谥康肃。[2] 自矜(jīn)：自夸，自我夸耀。[3] 家圃：

指自己家的射箭场地。圃：即场圃，《诗·山风七月》：“九月筑场圃。”圃：原指种菜的园地，《说文》：“种菜曰圃。”但古人往往以春夏为圃，秋冬为场。故场圃连用就是场地的意思。[4]释担：放下担子。睨(nì)之：斜着眼睛看他。睨：斜视。《左传·哀公十三年》：“旨酒一盛兮，余与褐之父睨之。”[5]颌(hàn)：点头表示赞许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“卫侯入逆于门者颌之而已。”[6]熟尔：熟练罢了。[7]酌：斟酌，将酒或油类液体盛入容器里。《说文》：“盛洒行觴也。”《诗·周南》：“我姑酌彼金”[8]覆：覆盖。[9]徐：徐缓，慢慢地。杓(biāo)：瓢把子。《说文》：“斗柄也。”沥：滴下。这里指液体微微流入或滴入容器里。《说文》：“浚也，一曰水下滴。”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：“动滴沥以成响。”[10]因曰：于是乎说：[11]遣之：让他走。遣(qiān)，《说文》：“纵也。”《广韵》：“送也。”即放走，打发人走之意。

【译文】

陈尧咨，谥号康肃，擅长射箭，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，他也凭着这种本领来夸耀自己。有一次，他在自家的场地上射箭。一个卖油的老头放下肩上的担子，站在一旁斜着眼睛看他，好久都没离去。老头看他射箭十有八九中的时，却只微微点点头。

康肃责问卖油老头说：“你也懂得射箭吗？我射箭的本领难道还不高超么？！”老头回答说：“这没有别的，只不过是手脚熟练罢了。”康肃生气地说：“你怎敢轻视我的射箭本领！”

卖油老头回敬说：“凭我盛油的经验知道你射箭也是这样的。”说着就取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，用铜钱盖住葫芦瓶口，然后慢慢地用杓子把油舀来灌进葫芦里。只见油从钱眼注入葫芦而铜钱一点也没有被沾湿。老头于是乎说道：“我这技艺也没别的，也只不过是手脚熟练罢了。”康肃笑着把老头打发走了。

伐 树 记

【题解】

本文作于宋仁宗天圣九年（公元1031年），是欧阳修初抵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时的作品。

文章用记叙文的形式，通过园丁要求伐树的情形，论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，但认识不一定正确的事理：即幸与不幸、才与不才的遭遇，并非全如庄子所说的那样“才（材）者死，不才（材）者生”。它们在很大程度上，取决于时势和环境。

本文艺术手法高超，寓意深刻，语言通俗、简练，值得借鉴。

【原文】

署之东园[1]，久葑不治[2]。修至，始辟之。粪瘠溉枯[3]，为蔬圃十数畦[4]，又植花果桐竹[5]，凡百本[6]。春阳既浮[7]，萌者将动[8]。

园之守[9]，启曰：“园有樗焉[10]，其根壮而叶大，根壮则梗地脉[11]，耗阳气，而新植者不得滋。叶大则阴翳蒙碍[12]。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[13]，又其材拳曲臃肿[14]，疏轻而不坚[15]，不足养[16]，是宜伐[17]。”因尽薪之[18]。

明日，圃之守，又曰：“圃之南有杏焉，凡其根庇之广[19]，可六七尺，其下之地最壤腴[20]，以杏故，特不得蔬[21]，是亦宜薪。”修曰：“噫！今杏方春且华[22]，将待其实，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邪[23]？”因勿伐，既而悟且叹曰：“吁，庄周之说曰[24]：‘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[25]，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[26]。’今樗诚不材矣。然一旦悉翦弃[27]，杏之体[28]，最坚密美泽可用，反见存[29]，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[30]？”

他日客有过修者[31]，仆夫曳薪过堂下[32]，因指而语客以所疑[33]。客曰：“是何怪耶[34]！夫以无用处无用，庄周之贵也[35]；以无用而贼有用[36]，乌能免哉[37]！彼杏之有华实也，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[38]，幸矣。若桂漆之不能将近逃乎斤斧者[39]，盖有利之者在死[40]，势不得以生也，与乎杏实异矣[41]。今樗之臃肿不材，而以壮大害物，其见伐，诚宜尔。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，又异矣。凡物幸之与不幸，视其处之而已[42]。”

客既去[43]，修然其言而记之[44]。

【注释】

[1] 署：官署，指西京河南府衙门。[2] 蒺(fú)：杂草丛生。治：清理。[3] 粪瘠(jí)：在贫瘠干涸的土地上施肥灌溉。粪瘠：给贫瘠的土壤施肥。溉枯：给干涸的土地灌溉。[4] 蔬圃：菜园。畦(qí)：把菜地疏成一垅一垅的。一畦就是一垅或一小块。[5] 又植：再种上。桐：梧桐。[6] 凡：大约。本：株、棵。[7] 春阳：春暖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：“春日载阳。”浮：动、发。[8] 萌(mēng)者：萌发的

芽。动：显露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草木萌动。”[9]园之守：管理菜园的人，即园丁。

[10]樗(chū)：臭椿，一种落叶乔木。[11]梗：阻塞。地脉：水在土壤里浸润移动的“管道”。[12]阴翳(y)：阴蔽。蒙碍：受碍。[13]不得畅。指得不到充分的阳光雨露。以：而。[14]拳曲：卷曲。[15]疏轻而不坚：指木质疏松，不坚实。[16]不足养：不值得保留下来。养，栽植。[17]是：这树。宜伐：应当砍掉。[18]薪之：把它砍伐掉。原意是把它当柴薪砍掉。薪：柴薪。[19]庇：覆蔽。[20]其下：指树根生长处。壤腴(yú)：土壤肥沃。[21]特：独。不得蔬：不能种蔬菜。蔬：用做动词，种蔬菜。[22]方春：正在发枝。华：花。[23]“若独”句：意思是你难道不能减少几畦蔬菜的面积来作为杏树的用地吗。若：你。损：减少。广：指代面积。[24]庄周：即庄子。庄子名周，字子休，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散文家，著有《庄子》。[25]栎：柞树，落叶乔木。以：因。不材：不成材。天年：尽自然生长的时间。[26]桂、漆：指名贵树种。桂：玉桂，名贵药材。漆：漆树。见：被。夭：夭折。[27]然：这样。悉：尽，全。翦弃：铲除、砍掉。[28]体：本质。[29]见存：被保全下来。[30]岂：难道。遭：逢，遇。[31]他日：有一天。过：指来访。[32]仆夫：仆人。曳：拖着。[33]因：于是。所疑：指才与不才的命运。[34]是何怪耶：这有什么奇怪的呢。是：这。何：什么。[35]处：安于。贵：崇尚。[36]贼：害。《论语》：“老而不死是为贼。”[37]乌：怎么。[38]“彼杏”二句：意思是这杏树能开花结果，是用它生来所具备条件保护了自己的生命。因而保留下来。生之具：指生来所具备的条件。庇：荫庇，保护。本：根本，指生命。[39]斤斧：即刀斧。[40]盖：大概。有利之者：有利的方面。亦即所能发挥的功用。[41]实异：实是不一样。[42]处之：指所处环境。[43]既：已经。去：离开。[44]然：是，对的，正确。

【译文】

官署东边的园子里，长期杂草丛生不曾清理。修到任后，把它开辟出来，并给这贫瘠干涸的土地进行了施肥灌溉，做成了菜园十数垅。又种植了花木、果树、梧桐和竹子，大概百把棵。春天暖了起来，花木萌发的芽儿，也开始显露出来。园丁来告诉我说：“园中有棵樗树，它根粗叶大。根粗便阴塞了泥

土中的水流，消耗了阳气，使新种的植物得不到滋■；叶大便荫蔽阻碍了阳光，使新种的植物得不到充分的阳光雨露而茂盛生长；加之它树干卷曲臃肿，木质疏松而不坚实，不值得保留。这种树，应该砍掉。”于是便把它当做柴薪给彻底砍掉了。

第二天，园丁又来说：“菜园的南边有棵杏树，大概它的根覆蔽的面积可达六、七尺。它的根子生长处土壤最肥沃。因为杏树的缘故，独不能栽种蔬菜。这种树，也应该砍掉。”修说：“唉！现在杏树正是逢春发枝、开花，将等它结出果实，你难道不能减少几垅蔬菜的面积来作为杏树的用地么？”因此没有砍掉。

随后我有所醒悟并且感叹说：“咳！庄周的学说，说：‘樗树和栎树，因不成材而能尽它们的自然年齿；桂树和漆树，因它们有用却被伤害夭折。’现在，樗树确实不成材，然而一下子被彻底砍掉了；杏树的本质，最坚实细密、色泽鲜艳、美观能用，却反而被保全了下来。难道才与不才，是由于他们所逢的时机不同而或存或亡的么？”

有一天，有客人来访修家，仆人拖着柴薪从堂下走过。我于是指着它把我的疑问告诉了客人。客人说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！那因无用之材安于无用，庄周的学说崇尚啊！用无用之材去容有用之材，这样的事怎么会没有呢？这杏树能开花结果，是用它生来所具备的条件保护了自己的生命，幸运啊！那桂树和漆树不能逃避刀斧的原因，大概它们所能发挥的功用是在它们死后。所以势必不能得活。这同杏树实不一样啊！现在，臃肿不成材的樗树，却因它枝干粗大而损害了其它植物的生长，它被砍掉了，这实在是应该的啦！这与那有才的死，没才的生的说法，又不一样了。大概事物的幸与不幸，要

看它们所处的具体环境罢了。”

客人已经离去，修认为他的话是对的。因此把它记了下来。

樊侯庙灾记

【题解】

樊侯庙是前人为祀拜汉朝樊哙，铭感他的功绩而建立的神庙。

樊哙原是一名以屠狗为业的平民，后随汉高祖刘邦起事，屡建军功，位列君侯。他带剑拥盾闯入鸿门宴，使楚霸王项羽为之震慑，并保护刘邦归回坝上的事迹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而樊哙死后，却不能保护自己的神像，竟被盗贼剖腹挖去了“肝肠”。后来盗贼家乡遭“大风雨雹”，“麦苗皆死”，人们认为：这是樊侯发怒所为。文章以此为题材巧妙地抒发了作者为官必须廉政、爱民的思想，切不可依仗权势，滥施淫威，欺凌百姓。否则，就连樊哙的“威灵”也是残暴的了。

【原文】

郑之盗[1]，有入樊侯庙剗神像之腹者[2]，既而大风雨雹[3]，近郑之田，麦苗皆死，人咸骇曰：“侯怒而为之也”[4]。

余谓樊侯本以屠狗立军功[5]，佐沛公至成皇帝[6]，位为列侯[7]，食邑舞阳[8]，剖符传封[9]，与汉长久。《礼》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者欤[10]？舞阳距郑

既不远，又汉楚常苦战荥阳、京、索间[11]，亦侯平生提戈斩级所立功处[12]，故庙而食之[13]。宜矣！

方侯之参乘沛公[14]，事危鸿门，振目一顾，使羽失气[15]。其勇力足有过人者，故后世言雄武，称樊将军。宜其聪明正直[16]，有遗灵矣[17]。然当盗之俾刃腹中[18]，独不能保其心腹肾肠哉[19]！而反貽怒于无罪之民[20]，以聘其恣睢[21]，何哉？岂生能万人敌，而死不能庇一躬邪[22]？岂其灵不神于御盗[23]，而反神于平民，以骇其耳目邪[24]？风霆雨雹[25]，天之所以震耀威罚[26]，有司者[27]，而侯又得以滥用之邪[28]？盖闻阴阳之气[29]，怒则薄而为风霆[30]。其不和之甚者，凝结而为雹，方今岁且久旱，伏阴不兴[31]，壮阳刚燥[32]，疑有不和而凝结者[33]，岂其适会民之自灾也邪[34]？不然，则暗呜叱咤[35]，使风驰霆击，则侯之威灵暴矣哉[36]！

【注释】

[1] 郑：原郑国故土，今河南新郑地区。[2] 樊侯庙：樊哙庙。樊哙西汉初期将领，沛地（今江苏沛县）人。少时以屠狗为业，初随刘邦起兵反秦，为其部将，以军功赐爵，封贤成君。汉朝建立后，任左丞相，封舞阳侯。剝（kū）：剖开，挖空。

[3] 既而：已而，后来。雨：动词，降落。雹（bào）：冰雹。[4] 咸：都。骇：惊骇，惊怕。为之：指刮风、下冰雹。[5] 屠狗：以宰杀猪狗为职业，即出身贫寒的意思。

[6] 佐：辅助。沛公：刘邦。因起兵于沛（今江苏沛县），沛人立他为沛公。至成皇帝：直至成为皇帝。[7] 列侯：汉朝体制，王子封为诸侯，异姓功臣封为列侯。[8] 食邑：卿大夫的封地，即采邑。是卿大夫世世代代收取赋税，供其生活食用的地方，故名食邑。舞阳：河南方城县。[9] 剖符：古时帝王授与诸侯和功臣的凭证。